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二十三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五

道統四

自論為學工夫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

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説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因説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説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朂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

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

這般意思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

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

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

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

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枇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舘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脩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𤤽實處方已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

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畧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
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
畢竟粗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
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
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
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

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温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功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

也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郤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

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某嘗說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

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

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塯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

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顔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豪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荅顔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

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

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静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蹷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静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

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
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
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
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
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
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
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
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

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説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

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

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得其要領乃用

黄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

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説今就勲業上説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説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

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以上語類三十條

道問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向來所聞誨諭諸説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
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
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
進否而警策之也答呂伯恭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
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
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
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别説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

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項平父

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答陳正已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答江元適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甞不愧汗沾衣也脱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悦懌以爲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

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汨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論自著書已入四書六經者不重出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以上語類三條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答應仁仲○文集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

當時欲脩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穿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説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説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録比因再閲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㑹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

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彦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録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録已領西山集委亦得以披讀乃知李文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答何叔京○文集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説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説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

略更下手不得其閒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别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說多却覺煞得力語類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諭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胷襟流出爲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豪髮意思安排不著豪髮意見夾雜自

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荅黄叔張○文集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語類

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恭

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令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汎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汎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澀難讀恐非啟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

論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据摭之功哉〇答劉子澄文集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

近思録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因論近思録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以上語類四條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

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寛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東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寛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閲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

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〇答劉子澄文集

説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亢腦如摶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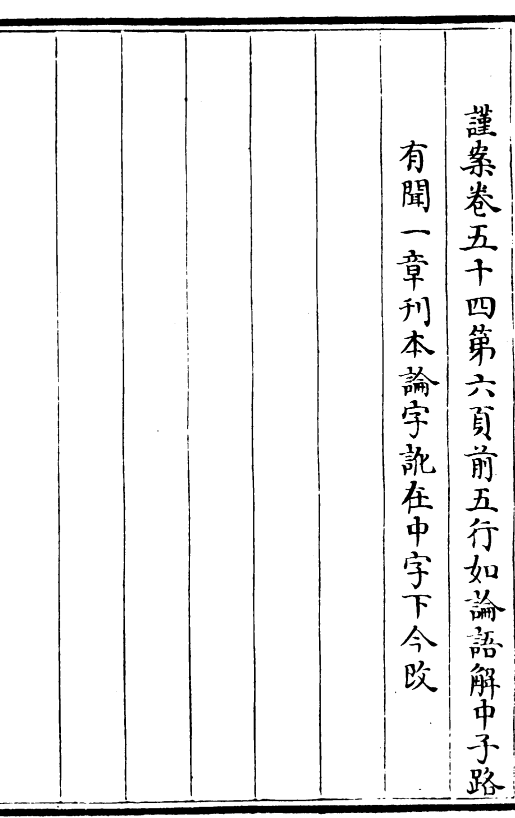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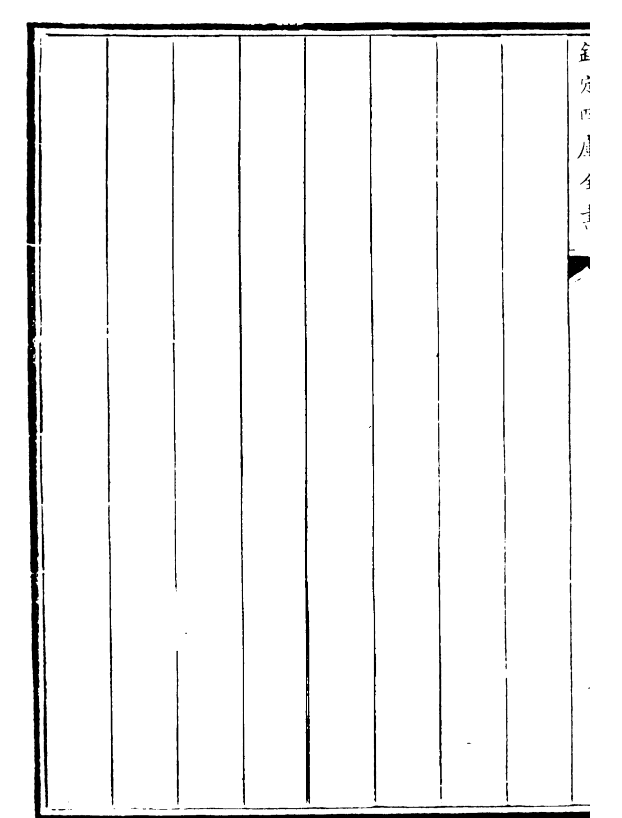
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以上語類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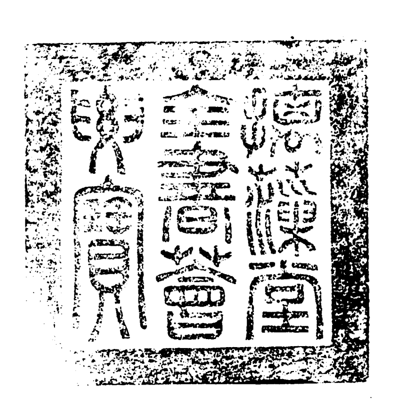
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

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温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晩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答尤延之○文集



謹案卷五十四第六頁前五行如論語解中子路有聞一章刊本論字譌在中字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二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

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

又學校之敎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敎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敎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敎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

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没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

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

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某序大學章句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毀孔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

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本朝至道咸平閒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脩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

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某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旣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

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删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為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

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論語要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删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

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

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

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

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説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

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

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茍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

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説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某謹書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

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葢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

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葢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説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僅出於其門

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某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怳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别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

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某序中庸章句序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

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敎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

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豪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洒

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兹秉彛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小學題辭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

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題小學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

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廹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

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説云易學啓蒙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

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廵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

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

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

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某書詩集傳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某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

際亦未嘗不因其説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寛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

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説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

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某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

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

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某謹書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某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

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

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㫖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

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㫖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

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屛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

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

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

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

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

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

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

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

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

其言嘗至其處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號爲樓田而濂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録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

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别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宫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

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顔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

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某自早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

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 周子通書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

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題太極西銘解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荅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没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巳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

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

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滞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

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别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

後序

右附録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某嘗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

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程氏

遺書附録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可繕寫始某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録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録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

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程氏外書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録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閒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葢鮮焉某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録後得吳中

板本一篇題曰逍遥先生語録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凡孫少卿彶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温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呉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輙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呉氏之異同者於其

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荅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輙放而絶之雖或

被之以僭妄之辠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刋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録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謝上蔡語録後序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録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閑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

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决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吕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録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豪釐則夫千里之繆有

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謝上蔡語錄後記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

之要與夫辯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書近思錄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

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

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某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

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家禮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别爲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稾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輙與同

志因兩公四書别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迻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别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説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閒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

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

安朱某謹書　資治通鑑綱目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

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閒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閒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

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

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㮛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集注序

右楚辭後語目録以鼂氏所集録續變二書刋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

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葢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

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惷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録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

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

子呂與叔之言益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辭後語目録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讐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

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閩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

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韓文考異序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刋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

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詳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閒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

而筆削焉書韓文考異前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汩於虚浮詭誕之説予甞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録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八朝名臣言行録序○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烺